

## 情感沙龙

马红丽

终于还是下雪了。

看着车窗外飞舞的雪花，六岁的女儿兴奋地欢呼着：“爸爸，你看，雪花真好看！”正闭目养神的妻子听到女儿的欢呼声睁开眼睛望向窗外，看到漫天的雪花，叹了口气，对他说道：“哎，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不想下雪，它偏就下来了。”

“妈妈，你为什么不想让下雪啊。下雪多好玩啊，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和小伙伴们打雪仗了。”听到妈妈说不想让下雪，女儿有点不解，睁大眼睛问妈妈。

“傻孩子，下雪是好玩，可是这个雪下得不是时候呀。咱们在高速路上，爸爸开着车，下了雪路不好走，咱们怎么回家啊。”妻子摸着女儿的头，一脸的担忧。

看到妻子焦虑的神情，开车的男子故作轻松地笑笑，安慰妻子：“没事，估计这雪一时半会儿也下不大，不碍事的。”

话是这样说，他的心里其实也不踏实。虽然这条路他已经跑了无数次了，可这毕竟是晚上，再下点雪，车不敢跑开，万一雪越下越大怎么办。他有点懊恼，下午真该早点出发。

他和妻子都是卢氏人，在市区开了一家商店，主要经营家乡的木耳、香菇、核桃等土特产，销量还不错，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要回去收货，顺便再回老家看看。这次，因为订的货多了些，耽误了时间，等他办完事天已经黑了。

父母说天不好，可能要下雪，要他们歇一晚上再走，但是他觉得没事，虽然从村里到县城还有二三十公里，但都是水泥路，到了县城就可以上高速了。以他往常的经验，满打满算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市区了。

提到高速，他的心里就一阵乐呵。卢氏是山区，交通不便，15岁那年，他才第一次走出大山。记得那天他和父亲早上八点就出发了，可是汽车沿着盘山道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坡，就那么绕来绕去的，直到下午两点才到三门峡市区。再后来他毕业后，就留在了市区。随着交通的不断发展，村路、县道越修越好，但是从卢氏县城到市区，没有两三个小时也依然不能到达，回家还是不太方便。

## 温情独白

马亚伟

## 幸福婚姻的“遗传密码”

从小到大，我都把父母的婚姻当成典范。父亲和母亲恩爱爱过了一辈子，我总以为，幸福应该是有秘籍的，只是我不明白父母的婚姻秘籍是什么。我的周围，有不少人的婚姻糟糕不堪，相比之下，父母的幸福婚姻更让人觉得柴米夫妻的寻常日子是那么可贵。

那天，我陪父母看电视。说起电视剧里一个演员的名字，我和父亲都忘了，母亲却脱口而出。父亲笑呵呵地说：“看看，你妈的脑瓜就是好使！年轻的时候，她记什么都记得特别快。你学习好，头脑聪明，就是随你妈呢！”其实在我眼里，母亲是个很普通的妇女，可父亲却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忽然明白，互相欣赏，应该是父母的婚姻幸福秘籍之一吧。

母亲对父亲的欣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记得小时候，母亲说起父亲，总是很欣赏甚至崇拜的样子：“要不是你爸这么能干，咱家的日子哪能过得这么好！你爸干活儿特别利索，那时候生产队里大家在一起割麦子，你爸总能比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呢！”我总觉得，母亲说起父亲，每说完一句话，后面都应该用感叹号。我明白，父亲在别人眼里其实也很普通，没有丝毫了不起的地方。但在母亲看来，他就像英雄一样有光彩。一直到老了，母亲还是把父亲当成无所不能的英雄，每当遇到什么无法解决的事，母亲第一句话就是：“你爸肯定有办法！”

父母的这种互相欣赏的感情，是深入骨髓的，而且随着年龄愈加深厚。

母亲年轻时，曾经在戏台上唱戏。她和一起唱戏的姐妹拍了张合影，父亲端详着那张照片说：“要我看，这一群人里，你妈最好看！”其实，照片上有很多人比母亲漂亮，但因为爱，就成了“在我眼里你最美”。母亲老了，成了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我带父母去买衣服，母亲试穿了一件，我问父亲怎么样，父亲很认真地说：“这件

## 流年碎影

高鹏远

母亲弥留之际，我和父亲、妹妹从县城的租住地送母亲回了老家。

故乡的冬天总是很冷。父亲久患哮喘，已是多年不敢嗅闻煤气的味道，过冬只能用柴火取暖。

但整整一个冬天，所需的柴火量是巨大的。于是父亲决定，去把东村早已破败的老屋椽子拉回以供取暖之用。

第二天，天气很冷，但表弟和叔叔还是在下午就早早地开着拖拉机和我们一起赶到了东村的老屋前。

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80年代乡村常见的土坯房，它的建造者是我的祖父。很多年前，从父亲口里我知道了老屋的往昔。父亲说，那时家里很穷，没有经济能力盖砖房。打地基和砌墙用的石头都是祖父和父亲、叔叔用架子车一车一车从田野拉回来的，大梁和上百根椽子以及覆盖房顶的荆笆则都取自周围的林坡，瓦片是雇从东边来的匠人在东沟的砖瓦房烧的，砌墙用的泥是祖父带着父亲和叔叔一块一块打出来的，盖房的工作人则是自家亲戚和乡邻。整个房子连工带料没花多少钱，却凝结了祖父在那个年代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后来父亲成家，老屋便归了父亲。父亲、母亲曾在这里有过甜蜜的生活，我和妹妹在这里出生，这里曾是我们温暖的家，这里有父母曾经年轻力壮的岁月，这里有我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这里曾留下了我们一家人细碎而温暖的生活记忆。而今，曾经的岁月已如烟飘远，时间的风霜里老屋亦是破败不堪。

迎风裸露的是被风雨剥蚀的椽子，蓬草掩埋处是老屋倒下的斑驳土墙。望着老屋，一种岁月流逝、时光无情的苍凉感便涌上了心头。

清理开断墙土坯和杂草，我们便开始拆椽子了，我们

## 冬日里的感动



可是，有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公路建设者们穿山凿隧道，越岭架高桥，灵卢段高速建成开通后，从卢氏到市区，一个多小时便可到达。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才觉得回家的路不再漫长。

当然，那也是因为这条高速，他才有底气在天已黑、天气状况又如此不好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开车回市区。但是没有想到，刚上高速没多久天上就飘起了雪花。好在雪不大，下到地上很快就化了。他一边安慰着妻子，一边稍稍加快了速度，想趁着雪大前尽快赶回。

天色越来越晚，气温也越来越低了，慢慢地，路上开始有了积雪。他想着快点赶回家，可雪路又不敢开太快。一个多小时才走了50多公里，要在平时，这个时候早该到家了。

忽然间车子一个侧滑，他急忙踩了一下刹车，“哧溜溜”车子顺着路边滑去，滑进了路旁的边沟。妻子被吓呆了，把女儿搂在怀里，惊恐地问他怎么办？

他也着实吓了一跳，好在车速并不快，车受损了人却没事儿。他下车看看，车子斜斜地趴在有七八十厘米深的边坡上。他想冒险加大油门冲上边坡，可看了看路肩上立着的路桩又怕再撞了车。他从车里爬出来，想到路边拦个过往的车帮忙，可是等了半天也看不到一个车的影子。他

焦急得有些不知所措，回头看着妻子和女儿蜷缩在座椅上，他的心也哆嗦着，“这可怎么办？时间久了，大人和孩子都会冻坏的”。

正在这时，他看到从对面跑过来两个人，身着橘色工装服。原来他们是河南高速豫西养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路上除雪，看见对面半幅路边沟里有黑乎乎的一堆东西，他们便停下车，一同翻过中央护栏去探个究竟。

了解了出事的经过，又察看了周围的情况，两名养护工人在车的周围撒了一些融雪剂，让他发动，他们帮忙在后面抬车，想通过人力加动力把车弄出去。可是折腾了几个来回，车轮在雪中发出阵阵的吼叫声，却是不动弹，车后底盘已经蹭住了边坡。

两名道路养护工还是不想放弃，其中一个看了下停在对面的除雪车，交代另一个人道：“你在这陪着他们，我去除雪车，一会用除雪车来拖。”

除雪车在另外半幅，至少得再向前走四五公里才能掉转头到达这里。

除雪车开过来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车子拖了上来。

看着两位已经滚了一身泥水的好心人，他和妻子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妻子从兜里掏出200元钱硬要塞给他们，两位工人连忙摆手婉拒，说什么也不要。

“师傅，那总得把你们的姓名告诉我，我也好知道是谁帮了我们。”他追问他们的姓名，想要留个电话、地址，改天去拜谢。

两名工人一边转身，一边向他们挥手再见：“你们赶快走吧，天这么冷，别把孩子冻坏了。你就记住我们是高速公路的守护人就行了。”说着便跨上了除雪车又开始除雪去了。

重新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他感慨万分，之前无数次走高速，他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些常年穿着橘红色工装的养护工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每一次幸福之旅都有这些养护工人的默默付出，他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无论骄阳烈日还是雪雨冰霜，年复一年地清扫路面、修整路肩、修补坑槽、疏通边沟，是他们在一一线默默奉献，才有了自己一路的平安畅通。

寒冷的冬日里，他的心里充满了无以言说的感动。

## 诗路花雨

周吉生

## 寺河山哟我家乡

寺河山哟我家乡，  
好山好水好地方，  
亚洲第一高山园，  
誉满天下美名扬。  
不信你来尝一尝，  
苹果酥甜味悠长。  
不信你来闻一闻，  
醇香飘散满坡岗。  
寺河山的苹果哟，  
五洲香，  
寺河山的风景哟，  
深山藏，  
这就是寺河哟我的家乡！  
寺河山哟我家乡，  
秋来红叶燃山岗，  
万盏灯笼枝头挂，  
灿灿笑脸眉梢扬。  
八方客商齐会聚，  
欢歌笑语乐一堂！  
山水美空气新鲜，  
醉了人心喜洋洋。  
喝一口寺河水哟，  
美滋滋，  
吸一口寺河水哟，  
真个爽。  
这就是寺河哟我的家乡！

## 都市闲话

肖成

## 带上牙刷去旅行

我几乎每年都有出行的机会，或因公事，或因私事，或是纯粹的旅游。

已经习惯了，不管去哪里，无论住星级酒店还是宿快捷旅馆，从来不用携带牙刷、香皂等洗漱用品，因为大小宾馆都免费提供一次性的。

这个习惯和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然而，近两年先后的云南和湖南之行则完全改变了我的习惯和观念。

前年，到云南旅游，第一站是春城昆明，住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舒适幽雅，环境不错。长途旅行，风尘仆仆，衣服有些脏。我换下脏衣服，习惯性地打开衣橱的门，想找个洗衣袋将脏衣服装在里面。可是找遍了整个房间的各个角落也没找到。正有保洁员从门口经过，我拦住她说：“您好！这房间忘记放洗衣袋了？”她愣了一下，然后问：“您是外地来的吧？您有所不知，云南实行限塑令，酒店禁用塑料袋。不光我们酒店，所有酒店都这样。您就是上街买水果都没有塑料袋包装的。”

不用她再解释，“环保”两字立马跳进了我的脑海。我不好意思地退回房间，果然发现，就连一次性拖鞋都没按惯常采用的塑料袋装，而是“裸着”躺在床头柜里。

我心里虽赞，但多少有点不以为然。

今年，我报团去湖南旅游。签订合同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知，当地酒店不提供一次性用品，请自带洗漱用具。我调侃了一句：“你们旅行社真会挖潜增效啊！”工作人员急忙解释说：“不是旅行社的事，而是为了环保，当地政府的

规定。”

又是“环保”，一个频频出现的字眼，可见是多么迫切又是多么重视啊！我当即对工作人员说：“环保，必须的。政府的规定我举双手赞成。”

临行的前一天，我将牙膏、牙刷、香皂、洗头液等一一装进了旅行箱。这是我二十年来出行第一次携带这些物品，虽然有些许不习惯，但心里却很爽。

来到长沙，住进宾馆，我首先验证，果然没有牙膏、牙刷、小香皂等洗漱用品，而且没有任何一次性用品，连一次性拖鞋都没有。

第二天清晨，我们坐上了旅游大巴，刚上车就有人抱怨：“这么高级的宾馆连个牙膏牙刷都没有。”导游微笑着说：“整个湖南，宾馆都没有，这是大势所趋，环保使然啊！”接下来，他继续说：“一次性用品，不但会造成浪费，用完的牙刷牙膏皮等很难处理，会给环境造成多大的负担啊！”那人嘟囔道：“不差我们这几个人吧！”导游严肃地说：“是，一个酒店，我们几个人没多大关系，但是全国有多少酒店啊！一年下来，仅一次性用品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恐不为过吧？那将给生态造成多大的破坏啊！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是很有意义吗！”

导游给全车人上了一堂环保课，车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且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喊：“好！”

大巴欢快地前行，一车人开心地畅谈。旅途上，山川秀美，景色宜人。我仿佛看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 人在旅途

吉项鱼

## 纯天然挂面



来到灵宝市川口乡闫谢村七组已是下午两点左右，我见到了寻访已久的纯手工挂面制作人老李。

老李今年61岁，说起他喜爱的挂面来头头是道：“制作挂面的前一晚必须看天气预报，最怕大风、雨雪天气。最好的要数阳光明媚且伴有三级以下微风的天，今天就是好天气！”

老李的家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楼，收拾得干净整洁，其中西屋就是挂面制作操作间。

院外的空地上，两棵高大的泡桐树间隙一排雪白的挂面，细细的面条就像一根根银线，垂吊在天际间。

我站立在一片银白色瀑布般的挂面前，问老李的妻子：“咋知道挂面干透了没？”她一边用手轻柔地抚摸，一边说：“感觉湿巴巴的，就是干了。”她满脸成就感，微笑着说：“有个小风吹着，太阳晒着，自然而然地就干了，这就叫纯天然吧。”

老李说：“要想做好挂面，选好麦子是关键，挂的时候，要有好天气，还要有好手艺，这些缺一不可。”我看见他家大门下摆放着一袋袋的麦子，老李说挂面最好的麦子是豫麦49号，麦粒大、黄白色，很是筋道。麦子选好了，在本村的磨坊磨成面，制作成挂面挂起来也不容易断。

闫谢村有100多户人家都制作挂面，过年走亲戚拿上一箱纯手工制作的面条特别实惠，也代表着豫西人纯朴的祝福。

老李说，他制作挂面已经有40年了，最初跟着他爷爷学，后来又跟他七大学。制作挂面

的手艺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仅去年他就收入两万元左右。近几年城里人纷纷上门购买，根本不愁销路。他说，因为面里加了食用盐，挂面的保质期比较长，长时间储藏口感也不会变差。

老李的挂面操作间里摆放着几个大大的瓷盆，他说，一个瓷盆里有30斤白面，每天要制作两盆60斤左右。瓷盆里盘着面团，就像一条长长的银蛇盘踞着。老李和妻子一个坐在大案板前把面团搓成细一点的面条，一个坐在地上盘的面盆前盘面。案板上头放着玉米面，面条撒一点玉米面，小麦和玉米的清香便互相浸染着。她挂上以后，再用两根竹竿使劲地往两边推，这个环节难度最大，一不小心就会把面弄断。这时老李的妻子就在下面拉伸，并挂上重物。顷刻之间，原本手指粗的面条就像被施了魔法，忽然变成银丝般的挂面，在竹竿上倾泻而下。等到全部晾干后，还要一竿竿地放到专用的面板上进行切面。只见老李一手拿着丈量挂面的木板儿，一手拿着切面刀，伴随着“噌噌”几声，长长的挂面就被切成了一段段，老李的妻子则紧随其后，拿着纸条一把把地扎好，进行称重装箱。

这时，一对儿喜鹊飞来“喳喳”地欢叫着，为这乡村美景叫好，为勤劳致富的乡亲歌唱。

## 老屋情思



本以为，拉掉几根椽子整个房子便会摧枯拉朽般倒塌，但在一根一根取椽子的时候，我们发现，经过近三十年的风雨侵蚀，那些椽子、梁木竟然还结合得那么紧密，我们拿上铁镐好生捶打才可以掰掉一根。人力实在弄不掉的，我们便把那木头用绳子缚了，绑在拖拉机上，加大马力往外拉，一时间尘土飞扬，把我们弄得眼都睁不开。那些砌在墙里的木头也忒牢固了，整个早上把我们带的绳子都拉断了好几次。我不禁赞叹，祖父当年建造的这座土坯房工程质量真是“杠杠的”。

靠南卧室那扇小小的木格子窗还在，灰黑的木格子窗上黏附着白色的纸屑，曾多少次，我隔着这个小窗听到母亲在厨房做饭时锅碗瓢勺碰撞的声响，曾多少次隔

着这个小窗我听到父母在晨昏里赶着牛走向田野和劳作归来的声响。曾多少次在我和妹妹都已睡去的深夜，母亲还在灯下劳作，还在和父亲盘算家里柴米油盐的生活。曾多少次在秋天的夜里我听到老屋前那棵梨树上鸟儿的扑翅鸣叫和熟透了的梨子扑通一声掉在地上的声响。曾多少次，我因为调皮，小手把窗户纸戳个小洞，被母亲带着哭地训斥……而今，母亲已在病中，意识模糊，口不能言，想到此处，我便有泪落。

紧挨木窗的墙上，还有一张斑驳的墙画，画上一只小猫在戏一只蝴蝶。这是我多么熟悉的一幅画呀，因为它就在我当年睡床所靠的墙上。我想，那上面一定遗落了许多我童真的目光吧。那张画，是母亲有一年的春节贴上去的，位置还是我和妹妹选的。当年读不懂这幅画的含义，只觉得小猫可爱，蝴蝶美丽。如今才知道，那“猫”和“蝶”谐音“耄耋”，这幅画寓意长寿的意思。在画上还有许多用圆珠笔画上去的“抽象画”，我已经看不出画的是什么了，亦不知是我的杰作还是妹妹的。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几十年的光阴就这么如梦似幻一般倏然而逝了。而今，老屋破败，物人两非，不能不让人生出万般感慨。

临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已经装了满满的拖拉机椽子。随着哒哒的车声，我们离开了老屋。回望中，老屋更加残破了。

曾经，老屋是它的建设者祖父绽放的希望，是我们一家人遮风挡雨的地方。而今，时隔三十年的弃置，老屋又为我们提供了冬日炉火里的温暖和光芒。

老屋，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它也不会离开我们。它永在故乡，在我们心中最温柔的地方。